

謝冰瑩佳作選

當代創作文庫



新象刊
上海書店

當代創作文庫

謝冰瑩

巴雷編選

目次

謝冰瑩

.....一

給S妹底信

.....六九

新象書店出版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廬隱傑作選
謝冰瑩傑作選
蘇綠綺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再版

謝冰瑩佳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金 紹

校正者

于

雷

出版者

新象書

店

印刷者

新象書

店

發行者

新象書

店

代理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大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謝冰瑩小傳

女作家中，以女兵姿勢出現於文壇的祇有謝冰瑩。她的成名作是從軍日記；因為她本是廣州中央政治軍事學校的學生，在九二七年革命的時候，她隨軍幹過政治宣傳工作，隨了軍隊馳騁戰場，在戰鬪的生活中便產生了從軍日記，最初的原稿在武漢中央日報的副刊上發表，博得讀書界著作界一致的讚頌。

她對文學的修養不及謝冰心與蘇綠綺，但是記載真實，文筆樸實無華，也是她的好處。她的作品有從軍日記，一個女兵的自傳，前路等。自從她脫離軍隊生活後，改成了居住上海的亭子間淒苦的生活。他一度在林語堂主編的人世間，宇宙風，論語等刊

物上撰稿。『八一三』後，她又組織了『戰地服務團』隨軍工作，稀有她的新作品見到。這裏幾篇是從產量極少的中短篇小說中嚴格地挑選出來的作品。拋棄的一篇也就是她在上海過着亭子間淒苦生活中的苦悶象徵下的產物。我們希望她能在這激盪的大時代中，憑她在亂動中見聞的偉大史蹟，產出一部比從軍日記偉大到千萬倍的燦爛作品，爲我國新文學的歷史上，留下一頁光榮的印蹟。

謝冰瑩佳作選

謝冰瑩

拋棄

一

若星很無聊地在抽屜內找了很久纔找出一支僅有的小聯珠的香煙來，擦上火柴，他倒在那張隻鋪一條破了無數孔的白，不，與其說白不如說黑的線氈的小鐵床上，慢慢地吸着。他的兩只靈活的眼睛不住地釘着珊瑚，一個穿白花格布旗袍年約二十來歲，面容憔悴，大腹便便，正坐在小桌前洗衣服的他的愛人。

「唉！」

本來是微細到連珊瑚自己也聽不出來的一聲嘆息，却不料被千里外的若星聽到了。

「怎麼你累了嗎珊瑚！」

他帶着驚奇和憐憫的眼光望她，說話的聲音更比平日來得溫柔體貼。

「不！一點也不累，今天我洗的衣服很少。」

珊瑚雖然微笑着回答，但她的眼睛並沒有望若星，只是很小心地洗着衣服。

「那麼你為什麼要嘆氣呢？」

他又重重地吐出一口煙，這口煙因了風的吹來，徐徐地從珊瑚的腦後經過，要是不幸被她聞到了，又會大打一聲噴嚏的。

「我嘆氣倒不是爲了洗衣服，而是……」

「而是什麼？」

若星不等珊瑚說完忙搶着問。

「而是……」

「而是什麼快說吧！」

「……」

若星見了珊瑚這種要說不說的態度幾乎要急得冒出火來，要是在平時也許他也會故

意裝做不聽見的樣子不理她，但在今天不知爲什麼他的心情特別壞，性子也急得古怪，他沒有心思看書，沒有心思做事，不想出外跑，也不高興和珊珊談話，他只是心煩，莫明其妙的心煩，他恨沒有錢，不然馬上買許多煙來堆在房子裏，每一次口裏含五六支將嘴塞得滿滿的，多麼有趣呵，而且從早晨一直抽到晚，不吃飯也不喝水，看是不是會乾死……

正在做這些蠢想的若星，聽了珊的吞吞吐吐的話自然更氣了。

「要說就痛快地說吧，到底是什麼？」

「你猜吧！」

珊珊拉轉頭來望他嫣然一笑。

「爲了孩子吧？」

因爲這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發氣了，祇低微地問了這聲。

「這時我倒沒有想到他，我是想目前最逼切而又比孩子更重要的問題……」

「呵，你是想到我們今晚的吃飯問題嗎？」

若星毫不加思索地一猜就猜中了，他又吐出了一口白烟而且望着珊珊親愛地微笑了。

一聲，這微笑似乎表示他的聰明，表示她心裏的事只有他才知這，表示他倆是心心相印，命運相關的人，同時他的微笑，也表示了他的苦惱，他的憂愁和悲憤……

「不但今晚，還有明天，後天……」

「管他明天後天幹嗎？橫豎我們是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的人。」

若星又在發表他的哲學，但珊瑚有點不滿意他剛纔說的兩句。

「你是太唯心論了，一個人不吃東西可以活嗎？你只說不管明天，但是到了明天肚子不答應你，他在裏面大大地暴動了起來，你將怎樣對付他呢？」

「不睬他。」

「是的，不睬他，若星，難道饑餓的苦味你還沒有嘗夠嗎？為什麼不回想以前二個月的生活呢？尤其這幾天也夠苦了，你還在說管什麼明天後天，試問我們是不是決定明天後天就會無端地輕輕地死去，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我們就一定要想法生活，若星，你難道成了仙嗎？不吃東西也可過日子的嗎？」

若星對於珊瑚的一篇議論，他沒有反對，不過也不贊同，他本來不高興多說話的，現在更

加懶開得口，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當然，我不是神仙，我像所有的動物一樣要吃東西，但是有什麼吃呢？試問有什麼給你吃呢？」

「沒有，我們就要想法去找，我們難道坐着活活地餓死嗎？雖然上海是中國的產業中心，資本家開辦許多工廠，可是仍然沒有我們插足之地，即使我們將自己的血肉獻給他們，他們也不接受，租界的空地是這麼多，這麼大，可是連我們擺個小攤，或者在地上睡一夜都不可能，至於賣報，倒馬桶，做清道夫，拉洋車……也是一樣不可能的事，我們是失業者，我們和無數萬的失業者羣一般無飯吃，無衣穿，無房子住，但是我們長久是這樣的嗎？不！我們的世界不久就要來到了，至於目前，我們還是忍耐着和饑餓奮鬥，和萬惡的環境奮鬥，兩個月後我的孩子生了，就去找朋友介紹我去作工，至於你，在現在更要努力你的工作，你要時時刻刻與奮鬥，不要為生活問題而苦悶……」

「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你要我不為生活問題苦悶，但你為什麼剛纔要嘆氣呢？」

若星的烟早已完了，這時他突然站了起來拍了一下珊瑚的肩。

「我是愁着目前，將來是不成問題的。」

珊瑚好像輸了一般地低下頭來。

「當然是愁着目前，誰不知道將來的世界是我們的呢？珊瑚，不要說了，快點洗，洗好了我去買燒餅來給你吃。可憐我們今天還只是早晨吃的一碗像米湯一般的稀飯呢。」

若星在房中踱來踱去，縐着眉毛像有無限說不出來的心事一般苦悶。

「真的，若星你數數抽屜裏的銅子，還有幾個？」

珊瑚還以為若星站在她背面，誰知回頭一看，他正在望着窗外淡淡的陽光出神。

「不要數，我記得很清楚還有十三枚。一個燒餅三個子，三四十二，喲，買了四個燒餅還剩有一個銅板買開水。正好，珊瑚我們今天不成問題了。」

若星完全像個小孩子，他一面數着，一面好像燒餅擺在他的嘴裏一般的吞起口水來，這使得珊瑚哄的一聲笑了。

「笑什麼？珊瑚！」

「沒有，我笑你只記得買燒餅而忘了我的肚子脹不能吃燒餅。」

珊瑚很聰明地回答了他。

「那里是忘記呵，自然是爲了燒餅便宜的緣故，要是照着你的買麵包，十二個銅板只夠買兩個而目吃不飽。」

「唉……」又是珊瑚的一聲低微的嘆息。

「怎麼？肚子痛嗎？」

若星忙從珊瑚的背後伸過手去輕輕地放在她的凸得如大鼓的肚子上試探，誰知這時裏面的小動物正在大鬧天宮，小拳頭正像打雷一般在肚皮內滾來滾去，滾去滾來。

「唉，痛……」

不覺地珊瑚倒在若星的身上了，他忙用兩手抱住了她。

「要是錢人的太太，到了像你一樣的地步，不但不做半點事，而且脫鞋穿衣都有娘姨婢女侍候，她有老爺奶奶陪她整天打麻雀，閒留聲機，看電影，聽戲……吃燕窩，海參，鹿茸……而沒有錢的人，不要說補品，連燒餅都沒有吃，而且整天的勞働，洗這許多衣服！」

若星的聲調顫抖着，這使珊瑚聽了幾乎掉下淚來。

「阿彌陀佛，要是有多多的夾衣洗那又好了，假若多有一件換洗，我都不需要每天搬腳盆了，你看這件不又破了嗎？」

珊瑚指着正在洗的那條紅格短褲給他看。

「唉！秋天就到了，怎麼辦呢？」

若星嘆了一口深長的冷氣。

「還有冬天呢？」

她笑了。

二

珊瑚和若星是一對結婚不到一年的愛侶，她倆的相愛和結合使得所有的朋友都奇怪起來，尤其碧雲在接到海鷗的信說珊瑚和她愛人同居時更大大地驚訝，她回信給海鷗說：「真有這回事嗎？世界真是變了！」

碧雲並不是視戀愛為怪事，也不是說珊瑚不該戀愛，而是想不到這樣天真、老實、沉靜、

孩子，居然不知不覺在很短的時間內也有了愛人

其實這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價值的一個戀愛故事：

當珊瑚在福建工作時，就常常聽到同志們說若星是怎樣努力工作的一個青年，他的性情怎樣溫和，相貌怎樣美麗，精神怎樣勇敢，作事怎樣負責，怎樣博得羣衆們的擁護，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無論在怎樣艱苦的環境中絲毫也不減少他工作的程度，他不但不追求戀愛，而且即使有女同志向他進攻，他也只是以微笑拒絕她們，他經過了中國的大革命後一連入獄三次，每次時間很長，而又受刑甚重，但他前進的精神比以前更要堅強，他常對一般同志們說：「要沒有這幾次的鐵窗風味給我嘗，也許我有消極的時候來到，但是現在我敢斷定，一直到呼吸的最後一剎那我都不會有一天停止工作的。」

珊瑚常聽到他們談到若星的一切，同時大家都說着：「唉：假若有他在這裏，我們的工作一定更進行得快，因此珊瑚對於若星雖然沒有見過面彼此從沒通過消息而且若星連珊瑚這名字都不知道，但她已深深地印上了若星的印象，腦海中常出現着一個在艱苦狼惡的環境裏堅毅奮鬥的青年那時和珊瑚同住的是一個熱愛若星的女子，他們常有書信來往，尤其

那女的天天寫情書寫得怪肉麻的，至於若是對她怎樣，起初珊瑚不知道，後來慢慢地才知道。若是對她並沒有愛情，不過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場上鼓勵她而已。

珊瑚對若是半點奢望也沒有，不要說已有人在向若是進攻，即使沒有，她也不會幹這樣的事的。因為那時橫在她腦海中的是一個大的工作問題。

一九三〇年的冬天珊瑚和幾個男同志一同來到上海了，他們住在一間很小的旅館裏，爲了等人來解決珊瑚的工作問題，她整天只是悶坐在旅館裏，男同志們是沒有一天不跑出門的，可憐的珊瑚是初次來上海，沒有人領她，她簡直什麼地方都不敢去。

「喂！」

是珊瑚住到旅館的第三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她正坐在被窩裏看一本愛的分野，忽然聽到外面有敲門聲，忙問了一聲：

「誰？」

「王先生在家嗎？」

門外清脆得如女子嬌滴滴一般的聲音。

「不在家，請進吧，他一會就回。」

珊瑚打開門後，客人毫不客氣地走進來，一屁股就坐到床上，開始問了些關於山福建到上海路上好不好一類的寒喧話後，隨即爲了他十點半還有事所以站起身來就要走。

「王回來時請告訴他，我十二時再來，請他千萬不要出去。」

客人開門走了，珊瑚忙追上前去問：

「喂，我忘記問了，貴姓？」

「姓譚。」

「好，再見。」

客人走了不到十分鐘，那位高個子黑臉，大家稱他爲老大哥的王琦回來了。

「真不湊巧，剛纔有一個人來找你，他走後還不到十分鐘。」

珊瑚很失望地告訴王大哥。

「誰？」

「那個不高不矮，但面部很瘦，身材很小，嘴上長了些淺鬍子的人！」

「喝，你還這樣看得清楚嗎？他姓什麼？」

王大哥帶着滑稽的口吻問她。

「他說姓譚」

「呵，就是若星。」

「是若星嗎？真的嗎？」

珊瑚頓時像失掉了知覺似的完全沉浸在冥想中了！他想不到若星是這麼一個沒有半點精神的人，尤其那件長而大的髒得像抹布一般的灰布罩袍和那使珊瑚生平最痛恨的他的滿嘴小鬍子。

——唉！他一點也不可愛，為什麼那女人這樣追求他呢？

她不但不喜歡他，而且竟不相信那人就是若星。

「喂，王大哥，你們不是說若星是個很努力的青年嗎？」

她又大膽地問了這聲。

「是，他是很努力的，自然比你更要努力。」